



歪打正着

□阿紫

我们两口子都不擅社交，每每临近过年，都会产生些许焦虑。亲戚太多，虽然平日里大多素无来往，春节期间必须去“打卡”拜年，相当于“年审”。7天假期排得满满的，时间上“紧平衡”，挤不出一点休息时间。我们没有孩子，这就意味着送出一堆压岁钱没办法“回收”。拜完年算下来，“逆差”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

除了时间、财力吃紧外，拜年的过程也往往很“吃力”。记得2019年去妻子的姨妈家拜年，由于我们是稀客，村里沾亲带故的亲戚都跑来打招呼。寒暄了几句之后，门外空地上支起了麻将桌，姨夫请我们搓两把。然而我们两口子都不会，连看都看不懂。

“那你平日里有什么爱好？”三舅问我。我说有时下下围棋，三舅便满村子打听，看谁会下围棋，最终无人“应征”。出于无奈，姨妈和几个亲戚只得陪我们聊天消磨午饭前的时光。表弟和我们年纪略微接近一些，首先和我们聊起来，可我很快发现他的一些话属于胡说八道。争论了几句，说服不了表弟，我只得转移话题，说起不久前突发糖尿病并发症，眼底出血，很是凶险。

在座的糖尿病人不少，这个话题倒是雅俗共赏。可是包括姨妈在内的亲戚们都不理解，眼底出血，照镜子会看不到？我只得比画着，给他们科普眼底构造，然而说来说去，他们很固执地认为，只要眼睛出血，自己看不到、别人也会看见。

《围城》中描述过刚当老师的人，往往不知道怎样在课堂上“杀时间”，每每剩半堂课，就不知还有什么可说的。因为平日不熟，加之生活环境、所见所闻差异太大，给“陌生”亲戚拜年，我们也常常感觉时间停滞，越聊越尬。

“疫情还没有过去，今年不要互相走动了，网上视频问候一下就行！”这两年，亲戚多是早早就告知不必上门拜年。我们如释重负，想必他们也轻松了一截。

“最近村里许多人‘阳’了，今年大家还是网上拜年，你们别来了……”昨天妻子接到了姨妈的电话，看来这个年，压岁钱“逆差”又能少许多，而且不用四处尬聊了。当然，父母以及一貫来往密切的亲友那儿，商量好后还是会去走动一下的。

移风易俗这件事歪打正着地实现了。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早就不再以血缘论亲疏，靠一年打一次卡，血缘再近也亲不起来。过年7天假，免去不必要的打卡，留3天休息一下，更科学合理一些。

这次新年愿望是健康

◎何小琼

转眼一年又过，蓦然回首感叹颇多。朋友圈里喜气洋洋，个个争着说新年愿望。这个要升职，那个要怀二胎，还有的说要换个车，孝顺的希望父母身体安康。我呢，年过半百，心中早没有了对新年的热切，但却不由想起曾经的新年愿望，不是每一个都记得，但记得的，每一个都是那么深切。

我们家许愿是在除夕。7岁那年的除夕，夜雨淋漓，窗外飘来的爆竹气味浓郁依旧。父母亲让我上床睡觉，在我枕头下放了红包，封皮上是“喜庆新年”四个字。母亲让我许个愿。我却在迫不及待地拆红包，是崭新的一块钱。我稚气地脱口而出：“我的新年愿望是一块钱能变得好多好多。”母亲愣了一下，忍不住大笑起来，父亲摇头说：“小财迷。”

我的第一个新年愿望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成了谈资，弟弟笑我、父母时不时用这个来逗我，我只能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9岁那年，也是除夕，母亲照例放红包在我枕头下。我让母亲

离开，我要悄悄许愿。这一年，我的愿望是，有一件带蝴蝶结的、漂亮的粉色外套。那是过年前几天跟母亲上街时看到的，蝴蝶结在衣服后腰上，荷花领，可爱之极。我当时一边走一边回头，恋恋不舍，目光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那件衣服上。卖衣服的显然早就看出了我的心意，说这件衣服料子做工如何如何好，这个价钱卖已经是最优惠了……但母亲只顾往前走，我失望之极。那一晚，我梦到了这件漂亮的衣服穿在我身上，小伙伴们都羡慕极了。

初五这天，母亲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了这件衣服，我欢喜得跳起来，马上穿着出门去炫耀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是母亲又去了几次街上，跟卖衣服的老板一再商谈价钱，买下了衣服。我的新年愿望，得以成真。年少的我没想到，一向倔强的母亲为了女儿，三番五次有求于人。知道后，一直愧疚了许久。

22岁那年，工作后的我第一次谈恋爱，母亲很是关心，隔三岔五打电话询问，确定对方是否对我好。年轻的我胸有成竹，觉得那就是一

生所爱了。于是，母亲决定，那年请他年初五到家里来过年，顺便瞧瞧人如何。但事与愿违，年前他就迫于家里施加的压力提出了分手。我难过极了。那年除夕，我的新年愿望是愿他幸福，因为我爱他；等我走出伤痛，但愿能找到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。

母亲是何等聪慧，看我的神情就知道怎么回事，她没有过多询问，只是轻声细语地与我聊天、说她的新年愿望就是我们开心。我懂，虽然心里痛，但不能让家人为我难过担忧。我真正长大，其实就是在那一年。

多年后，我嫁给了大我十多岁的老公，母亲不多言，只说，你自己选择的路，要好好走下去。结婚那年，我的新年愿望是：愿此生平安顺遂，愿家人安康幸福。

如今，母亲离去，父亲早已是暮年白发。我正中年，儿子长得高大英挺。我做着喜欢的工作，闲时阅读写作。兔年来到，我的新年愿望是，愿爱我和我爱的人幸福安康、如意吉祥，健康最重要。

我曾经的新年愿望陪伴着我成长，见证着我的生命历程。



用奖学金买年货

◎仇士鹏

寒假，和我到家的脚步声一起响起的，还有奖学金到账的声音。半个月后，想把它转进零钱通时，却发现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它化成了琳琅满目的年货，乖巧地躺在家里的各个角落。

我先给老爹买的东西有维生素、辅酶、芹菜籽胶囊、阿胶固元膏和蛋白粉，与之前没吃完的保健品放在一起，就像一个小型的军团，高矮不一的瓶瓶罐罐是它们种类多样的武器，每一次出巡都能镇守一方的太平安康。

我还下了大本钱给老爹买了一个新手机。旧手机用了三年多，卡顿得就像老爷爷爬楼梯一样。但新手机也带来了新问题。老爹眼神不好、识字不多，操作手机只知道划。而新手机功能太多，也极为灵敏。他的手指戳戳点点，手机上就迅速涌出了繁杂的弹窗。偏偏新手机是全面屏，取消了返回键，他关不掉那些窗口，急得脸都红了。不过等这段磨合期过去了，他应该会迎来和新手机

的蜜月期吧。

我给家里买了一些“神器”。去年，搬家到老房子里，脏乱差是焊死在它头顶的形容词。我住校时，父亲一直将就着过日子。我回家后，清洁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。摸一摸塑料水管上厚厚的积灰和阀门处的铁锈，我请来净水器作为尽职的饮用水“门卫”，烧出的水异味感明显淡了不少。家里的厕所没有窗户，所有的臭味都排往屋内，我赶紧买来二氧化氯除臭器、洁厕灵和空气清新剂。冬天，下水刷碗是件头疼的事，我买了电动洗碗刷，往海绵刷头倒点洗洁精，泡沫就争先恐后地冒了出来，在碗碟上呼朋引伴，搭建成连绵的村庄和气派的宫殿。用水一冲，干净明亮，而手掌依旧温热。

突然想起某次征文获奖时得到的取暖器，的确是即插即热，可惜功率太大，父亲二话不说就把它收了起来。“我不如多盖几层被，一小时耗两度电，我才不用。我连开灯都舍不得开到最亮！”

最后也给自己买年货了。我的

身体总有些小病的纠缠，我把护肝的、护眼的和健脾祛湿的保健品都买了些摆在案头。书架上则放着红糖姜茶、鸡屎藤苍术茶和一些组合花茶的茶包。很难说它们对身体究竟起到了怎样的实质作用，毕竟它们自己就事先说明了——保健品不可替代药品。在我的心中，它们更像是换下旧符的新桃——古人把画有门神的桃木板挂在大门旁，用以驱鬼辟邪。我愿意相信它能守护美好，这份天真的心愿让我得到满足。

俗话说，秋收冬藏，把年货藏在肚子里，不就是最好的藏吗？我用老鹅、老母鸡和大虾把家里的冰箱塞得满满的。身边的地上，核桃仁、鸡肉干、开心果等“干货”与苹果、梨子、橘子等“水货”形成两军对垒的阵势。

看到手机里的余额时，猛然一惊。想了想，眉头又松了开来。虽然花钱如流水，但一种无法言说又不言而喻的情意，也在流水上漂成了缤纷的落英。而裹挟着红红火火幸福感的年味，也在不知不觉间浓烈了起来。